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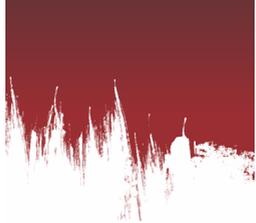
毒 药
POSION

作者：elfin

随缘居七周年
译文电子书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浏览，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2012 @ 随缘居 | www.mtslash.com

This e-book is only intended for personal, non-commercial use.
2012 @ SuiYuanJu | www.mtslash.com



毒 药
POISON

作 者: elfin
译 者: styx
插 图: EuticphicL

原文网址: <http://www.sundive.co.uk/reddragon/poison.htm>

衍生类别: 电影《红龙》

配 对: 汉尼拔·莱克特博士 / 威尔·格拉汉姆

分 级: NC-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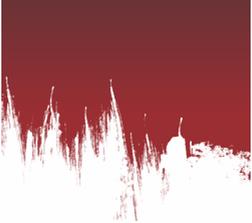
梗 概: 威尔·格拉汉姆失踪八年后, 克劳福特发现了他的日记本。
与此同时, 在夏威夷, 莱克特发现的超出了他所寻找的。

弃权申明: 《红龙》和《沉默的羔羊》, 加上托马斯·哈里斯的角色版权。

* 1 和 3 来自 ‘毒药’, 艾丽斯·库伯。

* 2 来自 ‘某人总是恨着某人’, 麦克 & 机械工合唱团。





毒 药

POSION

上部

‘昨夜我与恶魔握手，在我无法失落的梦境里。’

步入海滨别墅时，克劳福特稳住心神去面对那即将映入眼帘的景象。

他已经有五年没有看到过威尔或和他说过话，对那人现在住在哪里毫无概念。他打去的电话一直没有回答，而现在到了这里，他知道这座与世隔绝的滨海房屋里已无人居住。

五年了，自杰克来到这里，却只是胁迫威尔与他一起回亚特兰大调查‘齿仙子’案件。

五年了，自威尔又一次受伤躺进医院，经历十七小时的急救手术取出他身体里的五颗子弹，修复它们留在弹道里的伤害。

威尔的妻子，莫莉，离开了他，带走了他们的儿子，就在他处于昏迷中时。那样更安全，她说道。汉尼拔·莱克特也说过同样的话。

尽管如此，尽管知道威尔孤单一人，克劳福特还是避开了。

他责备自己，为道拉海德袭击威尔，为那位他一度看作自己最好的朋友的男子为了保护他的家人被迫经历的可怕对射。

他依然责备自己。他相信威尔不会再想见到他了。

但是两天前，莱克特自田纳西逃脱。他跑掉了，又一次自联邦调查局鼻子底下逃脱。克劳福特害怕他会去找抓住他的人。

自在莱克特的房子里找到威尔的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后的数月里，杰克曾夜复一夜地陷于噩梦中。同样的梦，一遍又一遍。



他正在一间豪华的餐室里参加晚餐会，坐在他可爱的妻子对面。

餐桌上的交谈声是文雅而安静的。一位女士，穿着一身粉色，笑得有点儿太大声，于是很快被她皱眉不已的丈夫所制止。

门开了。莱克特进入房间，穿着一身整洁无瑕的礼服，举着一只巨大的瓷盘。他俯身越过杰克的肩膀，提起盖子。那味道令人作呕。丰厚的肉，黑色和粉色。

克劳福特抬眼看到莱克特对他微笑。

“你要来一点儿威尔吗？”他问。

杰克尖叫醒来。

许久以后噩梦才逐渐消散，让他容易入睡些，容易呼吸些，容易生活下去些。威尔与妻儿搬去了佛罗里达。杰克曾允许自己让汉尼拔·莱克特成为回忆，至少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

他本想快些来的。他曾试着打过电话，在这所房子的答录机上、在威尔的手机短信箱里留下了无数的留言。最终他给莫莉去了电话，但她并不知道她音信断绝的丈夫在哪里。就算她知道，她也早已斩钉截铁地告诉过杰克，她是不会对他说的。

与世隔绝的滨海房屋坐落在小镇马拉松的边缘。克劳福特不知道还能从什么地方开始。

花园已经荒芜。三只小小的木船掩埋在芦苇丛里。板道已经腐朽。

内外门在锈迹斑斑的铰链上扇动开合。老旧木头的嘎吱声和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响是波涛冲刷海岸外唯一的声音。

克劳福特推开门，漫不经心地步入房内。这里没有人。这里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居住了，他猜想。

他心里知道威尔不会在这里。他回来是为自己曾没有勇气询问的问题寻找答案的。他回来是为了一场他感觉负有责任的悲剧寻求结论的。

他害怕他的结论会是威尔冰冷的尸体。

大厅的镜子粉碎了。他知道，这便是那个可怕的夜晚威尔如何知道齿仙



子在他的房子里。他看到了镜子，听到了电话铃响，在杰克对接通他的电话的答录机说上一个字前，威尔便知道了。他抓起了两把厨房的刀具，去了楼上，在那里发现他的儿子落到了道拉海德手中，一把利刃抵着小男孩的喉咙。

克劳福特一步步走上楼梯，试图想象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心知肚明。走向吓得你要命的东西。明白你自己大概活不过接下来的十分钟，但只要他也活不过，那就好。只要你的家人活下来，就都好。

在楼梯顶上停下，克劳福特久久地倾听。房子里不止是寂静，是死寂。这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灵魂，没有幽灵。只有久已忘却的幸福时光里爱与欢笑的回声。

他踏前一步。接着又一步。左边第二扇门是乔什的房间。就在那里威尔发现了道拉海德和他的儿子。

克劳福特站在门口环顾孩子的房间。衣物和玩具都没有了。莫莉——威尔的妻子——在威尔还不省人世地躺在迈阿密的仁慈医院里时就收拾行李去了亚特兰大。没有多少东西留下来表明发生了什么。

但是克劳福特有了解的天赋。他读过警方的报告，几个月后也听过一卷威尔以死气沉沉的声音描述那一晚事件的磁带。

道拉海德曾威胁在威尔眼前划开乔什的喉咙，杀死莫莉，然后进行最后的复仇。克劳福特见过太多像道拉海德那样的人了，他诅咒自己的想象力——为知识所点燃——当它在脑海里唤起道拉海德可以几小时、几天地维持威尔活着的种种方法。折磨，伤害，施暴。

甩掉这些黑暗的念头，克劳福特再一次将目光落上空旷房间里的现实。乔什一离开道拉海德身边，威尔就与入侵者打了起来。他的脸颊割伤，被道拉海德的刀子所划开，但他还是勉力刺伤了那疯子的大腿，接着催促乔什躲进主卧室，俩人锁在里头。

退出房间，克劳福特转身面对走廊尽头的卧室。板条门挂在破损铰链上的残片。他低头看到面前的地毯现在已因潮湿而颜色发暗。但是道拉海德的血迹依然标记着他倒下的地方。威尔打了他三枪，莫莉打了他两枪。其中一枪穿透他的头打进了脑子里。然而，他并没有立即死掉。



小心着步子，克劳福特跨过深得近乎黑色的污迹，进入另一头的卧室。

这里地毯上的血迹是威尔的。他和道拉海德相距两码，中间只隔着一扇单薄的卧室门，反复开枪打穿破裂的木头，子弹一颗一颗又一颗地击中他们的目标。

没人知道谁先倒下。是道拉海德，克劳福特猜想。威尔不会放弃，不会允许自己停下，直至他肯定茉莉和乔什是安全的；不顾疼痛，不顾肺部崩溃，胃和肝脏的血流进身体的其余部分。

转过身，颤抖着，克劳福特瘫坐到光秃秃的床上。衣橱已经经历过搜查；威尔的衣服依然挂在那里，茉莉的不见了。他环顾四周，注意到一切使得这房间也属于她的东西都消失了。

她走得很匆忙，无疑是无法面对她家的房子里发生了什么，她那平静生活破碎的明证。都是因为他——克劳福特——不能放手让威尔将他剩余的人生消磨在恢复莱克特两年前给造成的已有伤害上。他必须将他卷进来，因为非常时期要求非常手段，而他不可能更绝望了。

齿仙子会杀第三家人的。他还能做什么？谁还能做到威尔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是为了解救陌生人的生命，他却危害了一位朋友的生命和理智。

手揉着脸，克劳福特环顾毁弃的房间。他瞟过窗户，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视线。一本书——方方厚厚的，用细皮带捆着——躺在窗台上。不象房间里的其它东西，它没有被层层灰尘覆盖。

站起身，穿过房间，克劳福特翻开封面，读起了第一页上潦草的字迹。

茉莉，如果你回来找到这个，我知道这会令你难过。但我需要你理解，我需要你了解这么多时光后依然不为世人所知的。将我的爱带给乔什，当你将他带走时你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读了这个以后，你会知道我已经没剩下什么了。还剩下的，我会带走。不要尝试来找我，也不要让杰克来尝试。

威尔





皱起眉头，心跳加速，只一刻的犹豫后克劳福特就拿起本子，坐回床上。他将沉重的本子搁在膝盖上，翻开封面和第一页，读了起来。

2/3/1979

那个杀害年轻女孩的杀人狂正慢慢将我逼疯。我没办法单独将这个案子做下来，但我也不知道该转向谁求助。杰克认为我是唯一能够找到这家伙的人，可以进入他脑子里的人。他相信艾伦一直在向任何愿意听的人宣扬有关他认为我拥有这份天赋的胡话。

艾伦大多数时候讲话都不经大脑，尽管我还是爱他的。他不想让我做这件事，而他想我退出案子的理由是我太好了。想想吧。我不知道他认为克劳福特会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不会说的是什么。

不管怎样。这件案子我需要帮手。巴尔的摩有一位法事心理学家。汉尼拔·莱克特博士。他拥有很高的评价，甚至艾伦也怨艾地承认他是，我引用一下，‘非常棒’。真的是出自艾伦之口的赞扬。

我约了早上在他家的咨询室见面。我必须得做些什么，因为这家伙是不会停手的，我知道他们早晚会再发现一个小姑娘。我不想手上沾上更多的血了。

2/15/1979

哦上帝。我们找到他了。莱克特博士是对的。他的名字是雅各布·加瑞特·霍布斯。他是位建筑行业的工人。我给博士看了我们在第三位受害人身上发现的金属屑。他提出我们的嫌犯是位管子工或某类建筑工。那花了我们整整两天两夜，但我们找出了一些东西，将他挖了出来。

我带上一位警察去了他家。但他已经杀害了他妻子，当我进入



公寓时他正在割开自己的女儿。我开枪打了他，一遍又一遍，但他就是不肯死，他继续割着。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入睡。

2/21/1979

惊奇，惊奇。自霍布斯公寓里的那个下午，看到他的妻子，看到他的女儿，我一晚只能睡一个小时，总是尖叫着惊醒。

我在让莫莉害怕。

我恳求艾伦接受我做他的病人，他拒绝了。反而恳求我去医院。虽不曾多言，但他认为我应该住院。这个主意可以考虑。至少可以获得安静。我将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再假装对什么事感兴趣了。

我将不需要去听我自己脑子里的声音。

杰克当然知道威尔在79年冬季曾经住进贝斯达海军医院。他完全退隐进了自我中。当他暂时离家时莫莉曾经向杰克承认，威尔接受了艾伦·布鲁姆的建议让她感到解脱。

因此不惊奇的，他日记里的下一个日期是在他离院后。

6/28/1979

要说我已经回来了，那会是谎言。

我只有自己相伴地度过了四个月，而我不喜欢自己。莫莉来看过我，但她没带乔什来。她说她不想吓着他，我不责怪她。我并不真地想让他看到我那个样子。

那有帮助吗，坐在床上或窗台上，接连数小时，深锁在自己的



脑海中？挣扎在影像和短语的迷宫里，跌绊在记忆和变形的噩梦中？

我对自己是誰毫无概念。我是霍布斯吗？我是否从水管上刮下金属屑，稍后用来在我不幸的学生们的皮肤上做标记？我是否强奸了那些女孩，在她们最相信我的时候占有了她们？她们中的一些迷恋我……霍布斯。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我。

我是誰？

莱克特博士来医院看过我。他注视了我很长的时间，没有说话。接着他向我伸出手，紧抓住我的肩膀，直至它疼得让我无法忽视，然后说，‘这不是你，威尔。你不在那里头，你在这外头。现在出来吧，让我帮助你。’

他扔给了我一条救生索。

我像一个快要溺水的人一般紧抓着它。我太悲哀了。我不值得他的时间。

7/2/1979

莱克特博士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不值得。他对我说那是一派胡言。我不记得以前有人居然用过那个词。

我告诉他我付不起他的费用。他告诉我不要操心钱的事情。

他告诉我他可以把我看作职业的挑战。我笑了。

我太个月没有真正笑过了。他要我明天到他那里去一趟。我答应了。或许我会遵守诺言的。



7/9/1979

莫莉想我了，大概。如果我能确定她没有的话，是否会少些负疚？

过去一周里我很少在家。我那时并不知道，毫无概念。我怎么能知道他是什么，他对我而言会成为什么？

我去见汉尼拔的第一晚我们在他的咨询室里坐了几分钟，他从架成尖塔状的手指上方看着我，我躲向任何地方，所有地方，就是不看他。接着他站了起来，微笑着打手势让我跟着他。我们走进了休闲室，他给我倒了杯即使是我也知道很昂贵的威士忌，然后我们在高背的皮沙发椅上坐下。

我们没有谈我。我们谈论巴尔的摩，谈论他赞助的交响乐团。他问起了莫莉和乔什，可我发现我不想谈及他们。他告诉我做好准备前不需要谈自己，但他愿意尝试非常浅层的催眠，看一看他是否能去除来自新近记忆的刺痛。

当我鼓起勇气再一次来到汉尼拔家时已经很晚了，但他似乎不介意。他给我催眠——缓慢地进行。我没有什么感觉，除了感知的微微扭曲。我能够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事情，当他将我引导出来时，不知何故一切都稍微轻松些了。

我们又一次坐到休闲室里喝起了威士忌。这一次我对他说话了。我开了口，而且无法停止。他数小时的坐着倾听。霍布斯，学院，艾伦叫作我的天赋的东西；我告诉了汉尼拔所有的事情。从没有人这么了解我，而现在我知道再也不会了。

这是让人害怕的，但同时又是全然的快乐。那一晚我打的回了家。但下一晚我没有。

我没有理由回去的，但我还是去了。我们之间的张力清晰可察。



我猜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互相逗惹，在晚餐间，他做的晚餐，在品威士忌时，他倒的威士忌。

我从未感觉像在他的陪伴下那么放松过，从未有只是与他一道坐在那皮沙发上时感觉那么安全。当我们第一次接吻时我们分享了一口的威士忌。酒液下他的味道，他的舌头缓缓的嬉戏，在我的舌上，我的嘴里。

克劳福特重读了一遍这几句话，他的嘴里发干。有那么一刻他能够相信那吻是他们分享过的全部。他可以想像他的被保护人，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并且曾经是他最好的下属，曾在感情上和肉体上与一个连环杀人狂搅在一起，那个几乎杀死他的人。两次。

但只是一瞬间。

那一晚他牵我的手引领我进入卧室。我感觉自己又像是一个青涩少年，当他将手放上我的分身令我没多久就泄了出来。我几乎退缩了。‘可悲’这个词正在我的舌尖上，这时他吻了我。

他对我说这是我所需要的，现在我们可以慢慢来了。而那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在床上待了二十四小时。当我们的饥渴对象超出彼此时，他做了华夫饼干和咖啡，稍后他做了那些奇妙的泰式糕饼，我们在彼此身上吃掉。

无论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都不是在做爱。那不是那么浪漫的东西。但那也不只是性交，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感觉有所归依。

他拥着我像是我如此宝贵。在第一次之后我在他身下转动时，他覆在我身上，带着那种惊叹的表情对我微笑。我问他上一次与某个人在一起是什么时候，他回答，‘久得想不起来’。我相信了他。

两天之后离开时，我对他说谢谢。他说‘你弄得听起来像是你不会回来了。’在我能有反应之前，他微笑着将门在我身后合起。

我确实回去了。





他给我催眠，带我微微只深入那么一些，挖出潜行于我噩梦的怪物。当我清醒回来时，他对我说‘你现在至少会睡得好些了，威尔。’

我爱他叫我名字的方式。我爱他，以我自己的方式。他为我做的比任何人都多，却没有要求任何回报。除了我再愿意不过给他的东西。

克劳福特从四方的纸上移开视线，惊奇于自己眼中的泪水。他用掌跟将它们抹去。

他试着回忆，试着回想起威尔是否说过或做过令他看出正在发生什么的事情。但他心底里知道威尔比那要聪明。如果他不想要任何人知道，那么就没人会知道。毕竟他连莫莉也瞒过去了，为什么他——克劳福特——该看起来？

他翻页，发现下一个日期是几乎四个月以后了。威尔要么是去掉了其它页，要么是从未写过。

11/12/1979

报纸今早造出了一个绰号——“乞沙比克开膛手”。我猜那只是时间问题。

今晚汉尼拔和我又把案卷过了一遍。甚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也没能对这一位有所接近。

只有一条非常模糊的模式，那就是这一位所取走的战利品。受害人之间没有关联，操作方式从不雷同。最初两位受害人——我们所知道的最初两位——之间隔了几个月，接下来两位之间隔了一天。自那以后什么也没有了。

对这其中的含义他和我一般的毫无头绪。

最近我是如此的忙，我们没怎么见面。他很恼火克劳福特让我



接这个案子。霍布斯之后我几乎花了一年来恢复。大部分要归功于汉尼拔。我猜他在担心我会再一次迷失自我。

我不会的。汉尼拔让我不至漂泊。

上星期，莫莉对我说我工作得太辛苦了。那一刻我为和汉尼拔之间的事情而负疚。我永远不会和另一个女人偷情而辜负她，但他给了我某些不能从莫莉那里得到的东西。他让我释放。

和他在一起我可以脆弱。我可以将控制权交与他。我可以顺从他。我可以做我自己。我可以谈论当我读案卷时所看到的東西。当我允许时他很乐意漫游我的脑海。他让我信任他，而我允许自己那么做。

两天前我们在他家休闲室的皮沙发上做爱。上星期他拿着一把刀子抵着我的左乳头上了我。

他了解我的那些部分，我埋藏了如此之久。都不记得它们还在那里。直至他将它们释放。他教给我的还有那么多，超出我所知道的。他说我脑子里的所有那些玩意儿都对我有所影响。他告诉我，就好像那是世界上最明显的事情。

‘当然会的，威尔。那就是你。你不能忽略不睬，不能假装它不在那儿，正如你无法对它采取行动。但它必须得出来，必须获得释放，否则它会把你逼疯。’

那一晚他在我身上使用了假阴茎，阻止我的高潮达两个小时之久。当他最终咽下那自我体内痛苦地抽吸出的每一滴时，我啜泣了。那之后我在他怀里睡得犹如婴儿。

那就是他对我的意义。解脱。自这他妈的悲惨世界对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克劳福特知道历史。他知道在他正读着的这些亲密无比的言辞下有什么正在逼近，但他依然无法自抑的畏惧。

在这最末的记录和那不可避免的之间有一道缺口。威尔去见莱克特的那晚写下的只有单单一句记录。他们几乎杀死彼此的那晚。

1/2/1980

哦上帝啊。
你是流过我血管的毒药。

4/22/1980

杰克打来电话。我崩溃。杰克又打来电话。

他想要我在审判时出庭作证。他想要我告诉法官和陪审团我的情人几乎杀了我的那一晚发生了什么。倒不是说他知道，当然。汉·莱克特只是又一个该被永远关起来的连环杀人狂。

即使是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自己对此是什么感受。对他是什么感受。我知道我每一晚都看到他的脸如此贴近我、感觉到身侧如剧痛的白热化烧灼而醒来。但我没有叫出来。我没有叫出来因为我不相信。我依然不肯相信。

4/23/1980

茉莉来看过我。杰克要她来说服我出庭作证。

她现在已经离开了。

他们不知道他对我而言是什么。我能够站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对他们撒谎吗？他会告诉他的律师我们之间的事情让它在法庭上曝光吗？

我在乎吗？



6/1/1980

他保住了命。他申诉精神失常但陪审团没有被说服。他们判决他九项一级谋杀。他们把他送去了巴尔的摩犯罪精神病监禁所。

他一次也没看过我。

我看着他。只是眼角里瞟着，不确定自己能面对他的眼睛。

那一晚我打中了他四枪，杰克告诉我。我记起玻璃破碎的声响，想其中一颗子弹一定是打偏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想让他远离我，因为我知道他会杀了我，而为了某些我还不能测度的原因，那一刻我不想死。

或许艾伦说的关于我们的生存本能是我们内里的主导力这番话是正确的。放弃比生存更难。

关于我们——他和我——其他所有人说的都是他协助过霍布斯的案子，正同样协助的开膛手的案子，作为在心理学领域的法医专家。当我出庭作证时，坐在紧靠证人席的轮椅里，我对所有事情都撒了谎，除了自他用那把匕首刺穿我后所发生的。

我告诉他们我是在晚上一点后到达的，我们去了他的书房谈了一会儿，我告诉他我意识到我们的杀人犯有食人狂的特征，但还无法更进一步，说不出更多的。他叫我回家，睡一觉然后早晨再去，接着他去取我的外套。我起身走向书架，漫无目的地。但我发现了那本书——拉鲁斯美食菜肴——翻开做了标记的那一页，读到那一个词——“腓脏”——写在一篇我读不懂也不需要读懂的食谱旁。

但检查官问我怎么能从那么单单一个词里知道，我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我已经知道了很长时间，我说，我只是到那一刻前都不相信自己。



说到欺骗我是个行家里手。

我没有提到我到达后门道里那长久的深吻。

我没有提到我们交谈时我俯过桌子，而他把玩着我的手指。

我没有提到他离开房间前给我的肩膀按摩，或是我从未计划离开那儿回家。他不是离开房间去取我的外套，我以为他是去给我们拿两杯白兰地。

当我读到那一个可怕的词时，我所感受到的不只是恐惧。我的心碎了。我的世界崩溃，自我的碎片刺穿了我所相信为真实的一切。当我转身，他在那里，他像过去许多次那样拥住我。

剧痛一闪几乎压下了得知我被背叛了的震惊。我以为自己了解他。我知道他了解——现在也了解——我甚过任何人能有的。我不了解他。我被自己对他的感情所蒙蔽，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出话语来表达那失落的苦涩痛楚，甚至在那锋利的刀刃划入我肘。

我隐瞒了一切，而他的律师也并不知道。我精神不稳定的背景一次也没有被提及。莱克特是知道的。为什么他没有把它用在他的抗辩中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猜那不会造成多大差别。当地的警方发现了他的地下室。对此甚至我也一无所知。那就是我最终会去的地方，如果我没有魅力抓起那些箭，如此用力的刺入他，它们几乎从他的背后穿了出来。

我试图不把那位我与之共枕的男人和这位现在关在最高防范的犯罪精神病监禁所里的男人等同起来。我试图不去搜索我的记忆，找寻他是什么人的线索。

我试图不去想我们共享的那些晚餐。因为那里潜伏着疯狂，而我不想像他一样。我不想再像他那样思考了。



12/25/1980

想到上一年这个时刻是我最为平和的时候是古怪的。对我自己，对我是谁。甚至对我的家庭，尽管听起来怪诞。莫莉知道的只有我在执行职责中被莱克特袭击，当他意识到我多么接近于揭露他的时候。

我祈望这有那么简单。我祈望我没有看到他眼中的热力，听到他声调中的爱意，当他对我呢喃‘每一场游戏都必有终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我对他的感情是场游戏。我相信了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我沉陷进了那温柔的按摩和诱惑的相视一笑。那爱抚的声调，技巧的双手，折磨人的嘴唇。

我曾认为莱克特是我永远也要不够的万灵药。治疗我脑子里那些可怕事物的药膏。

他不是的。他是毒药。

杰克抬起头，凝视窗外。他可以听到晚潮波涛的冲刷声，微风静静地吹拂于棕榈树间。他明白了威尔为什么会来这里，他如何在此处以某种方式找到了平静。

他恨自己把威尔扯进了齿仙子的案子里。他没有选择，他曾说服自己。会有其他人看出录像带的联系吗？在那之前会有另一个家庭死去吗？

但是威尔的人生和五个陌生人比起来孰轻孰重？他的信心和上帝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已经被莱克特毁灭了。他的神智被道拉海德射到粉碎。那之后还有什么留下？莫莉抛下她丈夫的空壳无助地躺在一张医院的病床上，即使是她也不曾知道莱克特伤他有多深。

揉揉疲惫的眼睛，克劳福特的视线落回他手中的日记。

在佛罗里达这里威尔似乎抛弃了他过去的人生，不太容易地在他的家庭安全的怀抱中安顿了下来。

日记里的下一篇记录出乎了杰克的意外。



6/5/1983

齿仙子。他们就是这么叫他的。他咬他的受害人，超乎寻常，我猜。

我不愿去想它，但我就是在想。

我知道他是什么。

6/6/1983

莫莉扔掉了报纸。我又从头爱上了她。

有时候我想我会告诉她关于莱克特的事，坦白所有我隐瞒了如此久的事。但光这个念头就足以招回那些在我离开医院后纠缠了我数月之久的梦。它们不是噩梦。它们只是足以让我夜复一夜地失眠。

而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与任何人分享那一部分的他。媒体对他做了数月的心理分析。倒不是说我那时知道。

我不知道如果我告诉莫莉的话她会怎么做。我不认为她会离开我，但她只会因为那之后所发生而留下。

我的脑袋是塞满了这些玩意儿的一团糟。

我们在乔什上床去以后在极道上做爱。我爱这地方抚慰的热力。

6/11/1983

杰克来了又去。两年来头一次见他，他就威胁了我。他了解我的！他知道我不能看着死去的家庭的照片而不理会所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有了他所需要的所有人，包括艾伦。我恳求他不要把我卷进去。

他还是那么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别来烦我。我想要那么做的。我不想拿起照片，但有什么让我那么做了。我内里有什么东西需要回去，而那吓得我要死。

或许正是那东西让我一直梦见那个毁灭了我的男人。

我会去亚特兰大，而我不知道我是去帮忙抓住一个杀人狂，或是去找出我留在身后的是什么。

6/12/1983

我是否知道这会发发生？我是否某种程度上知道杰克会这么要求我？这是否我所寻求的，希望的？一个再次看到他的机会？

这是早晨的某个疯狂时刻，而我无法入睡。我的胃翻搅，除了早些时候喝过的威士忌外空无一物。我的心砰砰直跳，脉搏加速。

我这一晚和莫莉说过话，但我没有告诉她我明早会飞去巴尔的摩。

我真的能够再一次面对他吗？”

6/13/1983

我他妈的为什么不直接飞回佛罗里达？

离开精神病院一小时后我才给杰克打了电话。我坐在我的车里，像乔什真正伤着了他自己时那样啜泣。我感觉莱克特将我的皮揭开，碰触到某个如此深入的地方，我永远也无法将他抹去。

我知道他做了什么，我也知道他是什么人，那么为什么我会感觉到与他的这种联系呢？他说过我们非常相似，但我们不是的！我们不可能是的！他是个野蛮的连环杀人狂，而尽管我知道他如何思考，尽管他总是在我的脑袋里，我一点儿也不像他。



我曾常常踏过他家的前门投进他的怀抱中。有几次我们没有再怎么深入房子里，就靠着楼梯栏杆做爱。他粗大的分身在我体内，他强壮的臂膀环着我的胸膛，将我拥向他，他的嘴在我的喉咙上，手指在我的乳头上。

当我在玻璃屏障后看到他时，在他眼中的是薄薄的掩饰着的憎恨。他对我的第一句话是嘲弄，很难相信他就是那位曾是我五个月爱人的男人。他的语调一开始是辛辣的，而尽管难以承认，当那改变的，当他的语调改变时，成为那么久远以前的那样时，我紧抓住它，像抓住救生索。

两年里他是所有人眼中的怪物。莫莉正当地憎恨他的一切。克劳福特把他当作‘一项资源’。现在我看到了他，不是我曾经看到的那样而是他现在所是的这样，没有面具。

他恨我一如我恨他。而我是恨他的。他利用了我，让我相信了某种如此强烈存在的东西，让我以为那就是我一生的渴求。接着他背叛了我。当我太接近时他试图杀了我然后像对待其他那些人那样吃掉我。

我见过照片。我知道他对他的受害者做了什么。我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他毁灭了我，我所相信的一切都在他如此温柔地将我放低在的坚硬地板上时摔得粉碎。

我被他所吸引是因为他了解我胜过任何人。

那没有改变。我希望那改变胜过一切。

6/15/1983

面对面。没有玻璃。有那么一刻我可以相信这里再一次只剩下我们俩。



走进体育馆前我的心砰砰直跳。当他走向我时，站着不动是世上最艰难的事情。达到极限时哗然作响的链条对我的镇定毫无帮助，但当我开始对他说话时，我惊奇于我的声音在听起来如此的稳定。

一秒也没有糊弄住他，当然。他的眼睛刺穿了我，我知道他可以看见奔窜在我的神经里的惊慌和畏惧，我体内的每一根纤维都早在高叫着要我逃跑。因此我稳住阵脚。我与他肩并肩走着，随着时间滴答流逝，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放松。

我内里的一部分在他的身边感觉安全。有那么长一段时间我会因为响亮些的噪声而惊跳，害怕在黑暗中入睡，讨厌别人靠近自己。只是以防万一。

但是到他这里那不再是面目不详的无名鬼怪，藏在柜子里，只在夜里出现。他行走日光下，看起来与其他人都一样。他是个直接的危险。

他是我感觉安全的唯一所在。

当他问我如果时光倒转我会怎么做，我告诉他我会开枪打他。我会那么做吗？他用眼睛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当他评论道‘很好，我们在进展了’时。非常风趣。

他有哪怕一丝的在乎我吗？他是在再次诱惑我，因为他想要我吗？或者是否他只是要了结我，试图套我的话好再一次粉碎我？以前又如何呢？这是我拼命地想问而又不肯提出的问题。他是否曾真的想要我，或者那一直都只是个游戏？

6/16/1983

看着茉莉拿着那把枪射击破碎了我心中某种珍贵的东西。我都



没意识到那里还留下什么可以破碎的。

杰克认为莱克特是想要杀我。他不是的。他知道我在亚特兰大。他找的是莫莉和乔什。我只是不知道为何。

6/17/1983

奇尔顿清空了莱克特的囚室。他是个混蛋。

当我要求他把我同‘龙’放到一起时他退缩了。如果我任由自己相信他并不想，相信就那么一刻他并不想别的一个家伙杀了我，那会是那么糟吗？我就不该有些个什么东西来让我紧紧抓住的吗？

我对自己恼火了，于是他叫我威廉。他以前偶尔会这么做，当我们做爱或是他试图解释某些我拒绝去听的关于我的事情时。

我知道他告诉了我答案。我知道他告诉了我齿仙子是怎么选择成为他牺牲品的女人。我看了但我没有看见。到现在他对我这么说过多少次了？看着什么？

当他走入这所房子时，杰克以为他了解威尔。对于威尔在重新去见莱克特这件事上表现得那么没问题他曾经惊奇过，但他把那归为了那人处理这类事情的不可思议的能力。

如果他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会做出不同的事情吗？他曾那么乐意打发威尔去面对残害他的人是错的吗？他最大的恐惧？但打发他去见一位曾经是他的情人的男人感觉不会是正确的吗？

他到底是哪种人？

摇摇头，他回头去看日记。下一篇是风暴前的宁静。



6/21/1983

道拉海德的住所烧毁了。那使得情况更糟，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不会面对面见到他，从他眼中得到我的脑海里所有问题的答案。

丽芭的情况还好。第一次和她谈话时她曾担忧是她身上的什么吸引了道拉海德体内的怪物。我试着安慰她，但她坚持她本当知道的。我想我说了什么像‘有时候我们不会知道的。相信我，我也亲历过。’那是我第一次对其他人谈及莱克特和我，无论是多么的隐晦。

我感受到和她同病相怜，但尽管陪伴对我或许会有好处，我却会把她弄得比已经的更糟。

我们回了家，莫莉、乔什和我。

这是个美丽的下午。我们会在室外，在板道上吃晚饭。莫莉买了棉花糖，我们会看着乔什要多久才能发现它们。

回家真好。

我一直在想汉尼拔。在他的笔记里，道拉海德曾提到莱克特经常回信。或许哪一天我会写信的。

莫莉在叫我了。

杰克翻页，找到了最后一篇日记。

7/27/1984

莫莉离开了我。

我不怪她。



在克劳福特兄弟的农场的那个下午她心里也有某种东西破灭了。

在这里的那一晚。道拉海德。他让她垮掉了。

我也要离开了。我买了一艘游艇。我会出海去，在那里我不会
有地址。在那里没有人会发现我。我会去夏威夷群岛。”

到此为止。

毫无疑问这里再没有什么留下了。

合上日记，他把它扔到床垫上，站起身来，伸展他困顿的双腿。他得到的问题比回答还多。但至少那告诉了他威尔去了哪里。可以指望他在那里是安全的。

杰克将门在身后合起。他怀疑再也不会有人来这里了。

最终，如果这所房子不被占据和出售，它会腐朽，崩塌。它会成为永远埋藏在碎石间的太多可怕记忆的坟墓。

*

克劳福特锁上他旅馆房间的门，向迷你吧台走去。给自己倒上一杯他曾喝到的最贵的威士忌，他倒回床上，手伸向电话。

它接通了保罗·昆德勒的办公室，响了四次才有了应答。

“这最好是好消息。”

“保罗？是杰克·克劳福特。”

“哦。你好，杰克。找到威尔了吗？”

杰克对自己皱了皱眉。“以某种方式来讲。有什么新消息吗？”

他清楚地听到了一声停顿。“是的。坏消息。奇尔顿医生——你知道他
吗？”

“当然。他主管那间精神病院，对吧？”

“他今早被发现死亡。他被切割得很惨。他的舌头和耳朵不见了。”



“莱克特。”

“最好的猜测。”

打着哈欠，杰克合上眼睛咽下一满口威士忌。“奇尔顿在哪儿被发现的？”

“在夏威夷群岛里的一座上。”杰克的眼睛猛然睁开。“拉纳岛。那就是莱克特逃脱后他去的地方。莱克特肯定是跟着他去了那里。”爬下床时，杰克弄洒了酒，几乎把电话也扯下了床头柜。“杰克？你还在吗？”

“保罗。那是威尔去的地方。夏威夷。他去了夏威夷。我得走了。”



下部

‘我想要伤害你，只为听你尖叫出我的名字。’
——《毒药》，艾丽斯·库伯

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过繁忙的市场，汉尼拔·莱克特向后伸展了一下肩膀。

正午的太阳炽热的燃烧着。他的巴拿马草帽遮挡着他的头和脸不受热力照射，他舒适地穿着白色的绵质衬衫和宽松的亚麻便裤。

他昨晚的晚餐是令人满意的。复仇确实是放冷后更美味的菜肴。配上可口的番茄汁。

杀死奇尔顿的唯一麻烦是他的尸体很快就会被发现。莱克特没有尝试掩藏或者隐瞒他的作品。他已经从拉纳岛转移到了茂伊岛，并且他计划今天离开这座岛飞往意大利。他想要他的景色。

但他满意于在他的航班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内他是相对安全的，于是他挑选着一个货摊上减价出售的新鲜水果。他买了一颗芒果，没有试着去砍价。

他的自由一如他梦想的宝贵。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里馥郁的香气，他放任地自顾微笑起来。

有什么东西捕获了他的视线，于是他在行进中停了下来。两个货摊外一位男子正和小贩交谈。就算那头发被阳光漂白的后脑还不够熟悉，他也可以听出那嗓音中萦绕了他许多年的柔和韵律。

一个名字不受控制的吐出，他手中的水果落到了地上。“威尔……”





“……只是几天，梅。我肯定我会回来的。”

梅将棕纸袋递给威尔。“我们会想你的！”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拍拍他的手。

当他从货摊里退出来后，一只稳固的手攫住了他的手腕，一把柔和的声音冲着他的耳朵呢喃，“你好，威尔。”

他僵住了，认出了他最深切的恐惧。在心脏跳漏的一拍间他忘记了如何呼吸。接着他的脉搏开始加快，肾上腺素流入血液系统。他的整个身体绷紧了，准备好如果需要的话就抗争。

“是我们最亲爱的杰克派你来的吗？”

威尔咽了一下，不确定是否信任自己开口说话。他手腕上的手收紧了，挤压着他的骨头和肌肉，令他的肌肤烧灼。他张开嘴，出来的却是一声可怜的呜咽。

“那些人都在哪儿？”

“我不……”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惊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一个停顿……接着他手腕上的握力松弛了。“克劳福特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我五年没有见过他了。”他胳膊上的手指更松了些，拇指开始在他手腕敏感的肌肤上轻轻描摹。当他确定可以信任自己的声音时，他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威尔感觉到呼吸喷上他的颈侧，就在他的耳下。“几天前。”

“你……是来找我的？”

另一次犹豫。“不。我跟踪奇尔顿来的这儿。”

“他死了吗？”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是的。”

威尔微微点头。“他大概是活该。”他可以想象得到莱克特嘴唇的弯曲。

“是的。”

“而现在……你找到了我？”

没有回答。突然间那只手自他的手腕上消失了。



他定在当地，无法说话或是动作。他可以听到血液冲进他的头里，像潮水冲刷过他。

然而什么也没有。寂静。如同世界将他一个人抛在了这里。

他转身。莱克特已经不见了。

*

威尔向不远处的海滩奔去。穿过市场，穿过那条算作茂伊岛主干道的道路，他冲下通往游艇停泊港的木板道草堤。

那里停泊着大约十五艘各种型号的船。威尔的豪华游艇在末尾。

他重重地沿着板道奔跑着直至到达那艘船的船尾。弯下身，他以他颤抖的手指所能允许的最大速度匆忙解开船尾的栓船索。将它扔到甲板上，他又回到船头，蹲下身将自由精神号自系泊处解开。

他的手还在那粗结上。他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脏在胸腔里重重地撞击着，但在恐惧之下他可以感觉到那基础的欲望，当初将他引向莱克特的欲望。莱克特碰触的残影依然在他的手腕上。与他所记得的那场可怕事件前的碰触一模一样。

泪水涌入了眼睛，他任由它们滑落。他的手依然握在绳上。

那一刻，尽管如此害怕，他却突然间又活过来了。

他已经尽他所能快速地、远远地逃开了。他曾相信在海洋的环抱下他是安全的。没有人会从黑暗中走出，没有地方可以让什么冒出来。他躲藏在广阔的一望无垠中。

他只是无法逃离在他自己脑海里的东西。他无法逃脱那依然折磨着他的噩梦，现在没有莫莉在身边拥着他直至能够再次入睡，噩梦更糟了。

但不是他所有的梦境都是关于恐怖的。而那些其它的才是真正糟糕的。

泪水转变成了啜泣。

他再也逃不动了。

放开拴着的绳子，威尔一只脚踏上船头，钻过那光洁的围栏。走过浅色木甲板，他打开舱口，跳下四级台阶进入厨房。

有人从那昏暗冰冷的光线中步了出来。



威尔张嘴尖叫，但是一只强壮的手环上他的颈背，硬硬的双唇压上他的，一个吻的野蛮滑稽模仿。

威尔反抗了，手推着莱克特的胸膛，一只脚踢了出去。但是一条环着腰的胳膊固定住了他，同时那吻温柔了下来。一条探询的舌头顶上他的双唇，他禁不住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

接着他屈服了，张开他的嘴，他自己的舌头滑上了莱克特的。

做出了决定，威尔的胳膊绕上了矮一些的男子的脖子，将他的肩膀拉向前，想要更贴近。

快乐地哼吟着，莱克特微微倾头，更深入地品尝，舌头滑过威尔白色牙齿之后的上腭。威尔的手指抓着他的背，一条细瘦的腿绕上莱克特的外胫，好似试图攀上他，而不顾高度的差别。

张开手指将它们插入威尔头皮底部的短发，莱克特将头往后仰去，中断了这亲密的接触。

泪水滑落面颊，威尔止不住地从胸膛里发出一声柔和的啜泣，他抓住莱克特的肩膀，想要把他拉回来。

莱克特伸出手去，手掌抚过那金色的头发。“嘘。没事儿了。我不会伤害你的。”

平稳下呼吸，咽下那激烈的情绪反应，威尔凝视着莱克特的嘴，无法去面对那双他过去如此常常凝视的栗色眼睛。

“那么就不要再让我思考。”他的声音几乎是破碎的。“只要上我就好。”

莱克特的犹豫本可能告诉威尔事情不只是这样，但替代分析，他用自己的嘴覆上了那微笑的嘴，于是另一位男子默许了。

向前移动了几步，威尔将他们领向船尾的舱室。他用脚踢开滑门，在他们撞上抬高的平台上低低的床垫前止住了莱克特。

中断这个吻，莱克特让威尔在他的臂弯中转动了一下，让那金发的脑袋后仰靠上他的肩膀。那双蓝色的眼睛闭着，双唇湿润肿胀。

“你总是这么美丽，”他柔声呢喃，唇短暂地轻触威尔的耳垂。环顾四周，他对这张豪华的床所处的混乱状态微笑了起来。“并且你总是有着很好的品



味。”

他伸出一只手开始解威尔的衬衫纽扣。“我爱你身上的这些。爱你总是溶入你的环境。”他的手指拂过一只乳头，接着描摹过一块圆形的微微起伏不平的肌肤。“当我们还在巴尔的摩时你衣着整洁，完美的黑色长裤，那些厚厚的乳色衬衫……”

分开那轻便布料的两襟，他探索着胸膛和腹部的领域，描摹威尔肋骨的光滑线条，找到另四处硬币大小的伤疤，从那里道拉海德的子弹曾经穿透他所爱慕的身体。

“我曾想象过你在佛罗里达穿着这样一件衬衫。与你的眼睛匹配的天蓝牛仔，本色软呢短裤，赤着脚。你去精神病院看我时晒得很漂亮。就像你现在这样。”

在消磨了这么多时光扬帆在炽热的夏威夷群岛后，威尔的肌肤晒成了金棕色。

莱克特的声音静静的，因此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思索而不是交流。“这艘游艇……它很高级。是用法院给的伤害赔偿付的吗？是道拉海德对你所做的事让你最终能够逃过我了吗？”

“不，”得来的回答的响应，低低的，一点儿也没被逗乐。“你已经在这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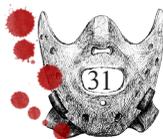
轻笑着，莱克特一只手伸下去解开威尔白色短裤的纽扣和拉链，另一只手将衬衫拉下威尔的肩膀。转过头，他将唇埋进那呈现给他的颈窝。

他的指尖戏耍过粗糙的暗色阴毛，拂过正硬起来的阴茎的根部，但没有真正触摸它。

沿着修长的颈项直到耳朵一路落下轻巧的吻，他最终耳语道，“仰躺下去。”

只犹豫了一下，威尔便踏出他的短裤和内裤，踢掉鞋子，在床垫上跪下。他将深色的羽绒被推落到地板上，在皱巴巴的白色床单上躺下。

莱克特的视线从头到脚打量过他，贪婪地将这景象尽收眼底。威尔身上只有鼠蹊部周围三角形地带的皮肤是白色的，甚至那颜色稍浅的伤疤也因长



久暴露在阳光下看起来更加健康。

当他宽衣时，眼睛一次也没有从等候着他的灿烂夺目的男人身上移开。坚定的蓝色眼睛直直回望着他，视线里沉沉的是畏惧，只被一种激烈的、几乎是不顾一切的欲求所减弱。

“我从未遇见过一位像你这样的人，”在威尔身旁的床垫上跪下，莱克特低语。“你知道我从没有在杀人中找到任何性的快感，而且我很少和人上床。你去体育馆见我的那个早晨，我那时无法分析出你眼中的是什么。它们闪烁着某些我从未在那里见过的东西。”

威尔凝视着他，手掌抵进床单里，不时瞟一眼自柔软的黑色毛发丛中突出出来的又长又粗的分身。

“畏惧，当然。你是那么惧怕我，惧怕我可能会对你做的事情，尽管有那些镣铐和拿着枪的人。你知道我可以有多快，知道如果我决定出击他们可能无法及时救你……”

带着猫科动物般的优雅，莱克特在威尔仰卧的身形上方伸展开身体，手撑在威尔的头两侧，俯身夺取一个长久的深吻。

威尔的手抬起来顺着爱人的躯体柔软的侧面摩挲而下，最后停在臀部。

“但是还有其它的东西，”一将舌头从对方的喉咙里退出，莱克特便继续道。停留在他上方，他微笑了一下，转而去轻柔地啮咬威尔的喉咙。“我思考了很久，了解到那是什么时，令我气息为之夺。”

短暂地吮吸了一下威尔突出的喉结，莱克特用唇舌舔舐过他的颈窝，接着越过锁骨而下，嘴覆上一只硬起的乳头。

“你依然渴望我。那个早晨在你眼中的是欲望，在惊恐和你戴来面对我的面具下几不可辨。但它确实在那里。”

无法否认这一点，威尔仰起头，紧紧闭上眼睛，但先是牙齿，接着是稳固的双唇封印上那硬起的暗色肌肤小块。

在他们的关系中很早的时期莱克特就发现了威尔对乳头游戏的喜爱。他曾买了一小套夹具，慢慢地让他的爱人从牙齿的啮咬逐渐适应到小而精巧的金属夹的钳咬。



有一次，在特别出格的一晚，他曾用一把匕首的刃尖从两粒乳头都划出血来，然后像婴儿吮吸母亲的乳头那样吮吸那红色的血滴。

像这么兴奋时，威尔会喜欢伴随着他们的行为而来的尖锐的疼痛和温暖的快感。

莱克特不停地从一侧换到另一侧，交替地折磨和抚慰着，直至威尔抓着他的头和背，几乎是语不成声的喘息着，一次又一次地乞求从这矛盾的感官中获得释放。

终于，莱克特怜悯了他，从那汗湿的身体上抬起身来。“转过去，威尔，”他柔声低语道。

威尔从他的爱人身下翻过身去，直至他半侧半俯地躺着。他知道这个老姿势。他们曾试验过那么多，但是这一种总是给予他所知道的最温柔的性爱。

顺着威尔脊梁弯曲的轨迹亲吻，莱克特一路下移，一只手滑过坚实的臀瓣，顺着强健的大腿来到威尔左膝弯细致的肌肤处。将它推起，他有效地分开了那两片臀瓣，将威尔紧绷的肛门暴露在他专注的视线下。

自顾微笑着，莱克特触摸了一下那小小的肌肉环，高兴地看到威尔颤抖了一下，立刻试图移开。迅速地将他转过身去，莱克特将一只固定的手放到威尔的臀上，接着用手指进一步分开他的屁股，靠上前去亲吻那肛门。

当莱克特坚定、潮湿的舌头推进他体内，威尔呻吟了起来，低沉而悠长。他感觉男人的嘴覆上了他的穴口，而那舌头也推进得更深了，竭尽莱克特所能地深入。他模模糊糊地怀疑有多少男人会像他不拘一格的情人这样喜欢做这种事。威尔从未回报过这种盛情，只有一次曾经真的用除了他的手指之外的东西刺入过莱克特。

如同在他乳头上的侵袭一般，莱克特的嘴不停地在他的臀瓣间动作着，伸入他体内的舌头探索着，搜寻出那甜蜜、会将他推向一场高潮的一点，尽管他强烈的兴奋似乎遥不可及。

手指挖进他的大腿里，依然不伸向他的分身。他可以感觉到莱克特身体的热力紧贴着他的背，男人自己的勃起那炽热硬挺的悸动挤压着他脖颈区域的某处。



突然间，莱克特坚定的舌尖戳中了目标，于是威尔在泛过全身的剧烈快感中大叫了出来。找到了它，莱克特一次又一次地折磨着那一点，感觉到威尔的身体随着每一次而跃动，直至他颤抖着，被一双强壮的手和感受这个的压倒性需求定在原地。

最终抽出了他的舌头，甜蜜地亲吻威尔的底部，莱克特像条蛇一般在他爱人苗条的身体上移动着，直至面对上威尔的分身。

微微侧过身，他指示威尔，“张开你的嘴。”他获得了服从，于是轻松地在他的臀部缓缓前顶，将他的阴茎推进那乐意相迎的双唇，进入那放松的喉咙。当威尔开始吮吸，他轻柔地呻吟着，更往深处推去，直至他的阴囊挤压上威尔的下巴。

“棒极了……这真棒。”他注视了两分钟，只微微退出了大约一英寸便又一次挺向前去，以一种温柔的节奏前后摆动着，然后转过头去将威尔的分身纳入自己的口中。

他吸起双颊，坚定地吮吸了那粗大的勃起几秒钟，接着便迅速放开它转向威尔的阴囊。他一次吮上一个，将那软软的球体在嘴里转动，用舌头洗浴着那柔软起皱的肌肤。

他可以感觉到威尔舍着他自己的棒杆发出快感的呻吟，而那感受真是不错。

交替在分身和球囊间，莱克特专心致志于将威尔带到高潮的边缘，然后迅速啮咬一下包皮，提供足够的疼痛来阻止他坠落。

但是威尔有张灵巧的嘴，一会儿之后莱克特感觉到他自己的高潮逼近了。不情愿地，他抽出了他的阴茎，与此同时将威尔的膝弯推起，允许自己将一只粗鲁的拇指插入他的直肠。

威尔在这意料之外的突然穿刺下叫出了声来，但是莱克特止住了他，转身迅速移上威尔的身体，小心着不抽出他的手指，去用一个长吻来减轻这疼痛。

莱克特可以在威尔的嘴里尝到自己，并且加深了这个吻来品尝更多。威尔太愿意给予了，在莱克特开始后退时抬起了他自己的头。



“放松，我亲爱的威尔。”单肘支起身体，他依然勉力用他空闲的手抚摩过那潮湿的头发。

他的另一只手来回转动着，拇指在他情人的屁股里旋转。

“那是场冲击不是吗？但是现在它不够了。”威尔的舌头闪出来润泽干燥的双唇，蓝色的眼睛乞求着他更多。

乐于助人的，莱克特暂时抽出了他的拇指，代之以他的中指。他将它尽可能地深深埋入，微微弯曲起它，有意地抚过威尔的前列腺。

威尔拱起了他的背，微微转向前，抬起腿搁到他情人的腿上头。

“还不够，是吗？”莱克特认真地问道。抽出手指，他退开来让威尔俯身平躺，两腿大张。他的头转过来好会上他的情人深深的红色视线。缓缓地，莱克特将手放到嘴上，依次吮过每一根手指，以拇指结束。

接着，将自己推起身，伸直胳膊好在关注手头事情的同时注视威尔的反应，他再一次找到威尔的穴口，将两根手指戳进那紧室的肌肉。

他慢慢地来回移动，开始指交，总是尽可能的深入，从不完全离开威尔的身体。

在几下缓慢的戳刺后，他加入了第三根手指，他的指节将威尔痛楚地撑了开来。

“上帝……”

他的爱人勉力说出的第一个真正的词，一抹宠溺的微笑来到莱克特的脸上，他让小指加入了其他三根手指。

威尔现在在喘息了，眼睛合起，嘴唇分开。莱克特小心翼翼地坐起身来，没有打破节奏，甚至在他几乎完全抽出他手指，接着将他的拇指加入进去时。

尽管他只插到了指跟，对敏感的肛门残酷的拉扯还是引出了威尔的一声尖叫。过去莱克特是给他拳交过，但那是在字面意义的数小时的臀部活动和比唾液更多的润滑下。

意识到可能真的伤到他的爱人，莱克特俯身用舌头替换了手指。他抚慰着那现在已经柔软下来的穴口，直至威尔再一次带着快感呻吟起来，抬起他的屁股迎合莱克特温柔的戳刺。



现在滑上那汗湿淋漓的身体将他的分身顶入威尔的屁股就容易了。将发红的顶端插入他的爱人后莱克特停了下来，直至他听到威尔深吸一口气，然后呼了出来。然后他完全顶入，确保那粗大的根部无情地撑开了威尔的肛门。

“我想念过你，”他冲着嘴下炽热的脖颈喘息道，当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躺了长久的一段时间。胳膊沿着威尔的手臂伸展开，他将手指滑入那紧抓着床单的手指，感觉它们收紧将自己固定在那里。

没指望他成言的感伤得到回应，莱克特从他爱人的屁股上拱起身，接着狠狠地戳了回去。

这行动迫使威尔从胸腔里发出一声哼吟，而莱克特发现他喜欢这声音。

他做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退出更远一些，然后尽角度所允许地狠狠的戳刺回去。每一次，威尔发出的声音都和包裹着莱克特的分身的紧窒、光滑的热力一般的催人欲望。

最终那不够了。

退后跪到威尔的腿间，完全离开那炽热的甬道几秒，莱克特紧紧把住威尔的臀部，将他拉起成四肢着地。

一摆好姿势，莱克特便戳刺了回去，进去时撞击着威尔的前列腺。威尔高声诅咒着向后顶去，将他们的节奏带上另一个水平，一个又快又用力的水平。

当他知道他再也无法抑制时，莱克特的手绕到威尔张开的大腿间，抓握住他痛楚渴求着的分身。将指甲刺入它的根部，他止住了那迫在眉睫的高潮，令得威尔挫折地尖叫起来。但是几秒种后他将那丝滑硬挺的棒杆包裹入牢如铁的手中，用他插入威尔屁股的分身的力量，强迫它穿出他的拳头。

再几下深刺，威尔便冲上了高潮，喷射的精液洒满了床垫，裹上了莱克特的手，他捕捉到一些，将它抹在那喷发的分身上。

威尔高潮的感受触发了他自己的，莱克特嚎叫着高潮了，深深地埋入他的爱人的体内，一动不动地发泄出自己，他的分身喷射了一次又一次。

筋疲力尽地，他们一起倒在了床上，莱克特的身躯覆盖着威尔的背，一条大腿插在威尔的腿间。他们急速跳动的心脏彼此呼应着。





长久的一段时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接着莱克特将他们俩都慢慢移到侧躺，微笑着看到威尔转过身来将自己包裹上他的爱人。他们的老姿势，不管他们做过了什么，无论他们之间曾有过多少温柔和残酷。

“很抱歉我伤害了你，”莱克特轻柔地低语。

而威尔回答。“哪一次？”

一分钟后莱克特知道对方沉入了酣眠。他好奇威尔有多久没在另一个人的怀中入睡了

*

威尔首先呼吸到的是咖啡和性爱的气味。

莱克特坐在床沿上，穿着他浅色的裤子，敞着衬衫。他拿着一杯咖啡——就威尔嗅到的来看很浓。

“谢谢。”坐起身，找到被子裹上，威尔接过了杯子。“我会……我会起来。”莱克特点点头站起身，给威尔穿衣的私人空间。

十分钟后他步上甲板，来到傍晚温暖的空气中。

莱克特坐在外面，屁股坐在栏杆上，沐浴着阳光啜饮他的咖啡。他看过来，不由屏住了呼吸。

威尔洗过澡了。他潮湿的头发用毛巾擦过，向各个角度翘着，直至他不自在地用手指梳理过它们。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衬衫和一条浅蓝色的牛仔短裤，赤着脚。

莱克特深情地微笑了。

“美丽的傍晚，威尔。会是个炎热的夜。”

威尔点点头。“这里总是炎热的。”走过去靠在对面的栏杆上，他一条胳膊叠在胸前，饮着他的咖啡。“你来这里多久了。”

“我昨天逃到拉纳岛。”他停了一下。“你还没有问我是怎么逃脱的。”耸耸肩，威尔回答。“那重要吗？你在这里了。”

“那对某些人重要。”

“会来追捕你的人。”



“是的。”莱克特柔声叹息。“莫莉和乔什在哪里？”

“在道拉海德的事情后她离开了我。”

“她离开你？”他是真的惊讶。“为什么？”

“因为我要她对着他的头开枪。”

“她做了吗？”

“是的。”

“然后她离开了你。你还在医院里的时候？”

他只犹豫了一秒。“我那时处于昏迷中。”

“你认为她还爱你吗？”

威尔耸耸肩。“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我用法院判给我的伤害赔偿金中的一些买了一艘船。我回佛罗里达的那所房子拿了一张他们的照片，并把我的日记留给莫莉去发现。然后我离开。我开车到罗德岱港，取到船，买了衣服和供应品……”

“然后把一切抛在身后。”

“我尝试过。”

莱克特点点头。“我很抱歉，威尔。”

“不你没有。”可是他的声音中没有指责。“你试图杀害他们，给了道拉海德我的住址，当你知道我不在那里的时候。”

“但他还是找上你了。我低估了他。如果你和莫莉没有杀了他我现在会自己去找他的。”

威尔蹙起眉头，头倾向一边。“为我？”

“为你。那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想了一会儿，他微微耸肩。“我实在不知道。你要离开了是吗？”

莱克特点点头。“我的航班在……”他对了表。“一小时后起飞。”

“你会去哪里？”

“意大利。”

蓝色的眼睛对上了褐红色的。“你的视野？”微笑着说。

“我的视野。”威尔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离开了那金属走过去站到莱



克特所倚的地方之旁。“要告诉他们我去哪儿了吗，威尔？”他摇摇他的头。

“我知道你不会的。”

“汉尼拔……那一晚……那之前……”

“你不认为我曾在乎过你，是吗？”

威尔转过头凝视进他情人的眼睛。“我又要怎样得知该相信什么呢？”

“我没有养成过把联邦调查局探员带上床的习惯。”

“我知道。只是……你袭击我时所说的话。‘每一场游戏都必得有终结。’”

莱克特微微摇头。“一个遗忘头脑的欢乐，啊，威尔？是的，我在乎过你。我依然在乎你。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但我想我可能还爱过你。”

眨去意料之外的泪水，威尔只那么一会儿移开了视线。“你杀害我。不给我机会去……去……”

“去什么？你会开枪打死我。”

“逮捕你。”

“一样。你剥夺了我的自由。就如我剥夺了你的。”

威尔发现自己感动而安慰。莱克特可以解读他的思想，一如他可以解读莱克特的思想一般轻易。

短短的一会儿他们在友善的静默中站立着，像两位普通的渡假者一般品着咖啡。

“你在这里做什么，威尔？”

“逃跑。”他冲着杯子轻笑。“没给我带来多少好处，不是吗？就像在佛罗里达时那样。你还是找到我了。”

“这一次是巧合。”

“你没有计划找到我？”

“不。我更喜欢知道你还活着。”他斜地里向威尔抛去一个亲密的微笑。“把这归结为年老。”

“几小时前你并没有感觉老。”



“不，我没有。”

喝完他的咖啡，莱克特将空杯子拿回厨房。当他再次出现时，他的衬衫扣上了。威尔没有动。

“我还会见到你吗？”

几大步让莱克特站到了他的爱人身前。“你想要吗？”当没有回答出现时，他合上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威尔会上了他的吻。“巧合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保重，威尔。”

他注视着莱克特走下板道，走向芳草萋萋的堤岸，漫步爬上它，没有回头。泪水在他的眼中汇聚，溢下他的面颊，但他任它们滑落。

他注视着直至对方消失在视野中，接着走向船尾，跳下板道重新系好泊绳。

他好奇着到克劳福特出现还会有多久。

*

杰克·克劳福特步下利尔喷气机，当看到克拉丽丝·史达琳在停机坪上等着他时，他微笑了起来。

“有他的消息吗，史达琳探员？”他在喷气机的噪音下喊道，音调里还有微笑的影子。

“没有，长官，”她回喊。

他们穿过权作机场大厅的摇摇晃晃的棚屋，走上灰尘漫天的公路，那里有一辆敞篷警用吉普等着他们。

“在奇尔顿的尸体被发现后警方搜寻了整个拉纳岛。除了奇尔顿，没有发现莱克特的迹象。”

一路颠簸。杰克怀疑他们是否考虑过车子里的避震器，或是他们的路面。

“威尔呢？”

克拉丽丝蹙眉。“威尔·格拉汉姆吗，长官？”

“我找到了他的日记。他来了这里。”

“你认为莱克特会找上他？”

“威尔是抓住他的那个人。莱克特已经两次试图杀死他了。”



他们到达夏威夷警察总部，这里将协调这群岛见过的最大的追捕行动。

克拉丽丝将克劳福特介绍给当地警方，而他解释了格拉汉姆的处境。

“我们会乘一架直升机，核查主群岛的港口。”

克劳福特点点头，惊讶于合作的迅速和等级。

二十分钟内，他们便在空中了。地平线处太阳正在下沉。

*

威尔躺在船顶凝视着群星。在搬到佛罗里达之前他都没有意识到夜晚的天空实际上有多么的居民。

时不时一架飞机飞过上空。他想象着汉尼拔坐在其中一架的头等舱里，啜饮着香槟，不去理会那些最新的机上电影，相反更喜欢去听古典音乐频道。

他下方的船舱里散发着性爱的味道，他们俩的味道。他想要像那样保持一段时间，这样他就可以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回忆起他爱人的抚摸，那诱惑的嗓音好似他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般对着他说话的声音。

那场审判后威尔曾在克劳福特的办公室里坐了十二个小时一份一份地阅读莱克特的档案，将他的受害人名字和他的袭击结果收入记忆中。他以前也这么做过，当他调查乞沙比克开膛手时。但是独自在克劳福特的办公室里他透过不同的眼睛看着那些可怕的照片，透过一个杀人狂的信任不疑的爱人的眼睛。

对他而言那位杀人狂和那位爱人是不同的两个人，而他知道那样想是危险的。他现在确定了莱克特不会再次伤害他，而他不知怎的感觉空虚。他是否等待过、期待过莱克特一有机会就将他找出来？他是否一直在逃避自己如此不顾一切渴望着的东西？而现在莱克特来过了离开了，还有什么留下可供等待的？可以逃避的？

再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了。怪物有了个名字，而他不会再回来。

向逐渐暗淡下去的天空伸出手去，威尔任自由冲刷过他。“谢谢你，”他的低语飘荡进温暖的空气中。



没过多久一架直升飞机无可错辨的嘈杂声便破碎了小岛的平静。他在眩目的探照灯下合起眼睛，冲着上方挥了挥手。

五分钟后他们着陆了，杰克·克劳福特领着一小队当地的执法警官走下河岸朝威尔的游艇走来。和克劳福特在一起的是一位威尔不认识的年轻女士。他从船顶溜下来，赤足穿过甲板，倚上船首的栏杆。

“嗨，杰克。”

“威尔！”年长男子语调里的如释重负是明显的，当他到达板道时向他的门生伸出手来。威尔欣然投入这个拥抱，回应着它。“我真高兴你没事，”杰克静静地对他说。

“我很好，杰克。”微微退开身，他问。“这些游骑兵是怎么回事？”

“莱克特逃脱了。”

‘为什么你总是迟上那么两小时？’但是威尔没有把这念头说出口。

他们走上自由精神号。

“威尔，这位是克拉丽丝·史达琳探员。”

他微笑着礼貌地和她握手，领他们走下厨房，拉上卧室门。他环顾四周，但这里没有莱克特曾经来过的证据。他甚至将他用过的杯子洗净擦干了，大概清理掉了指纹。为了确保，威尔泡了咖啡，把莱克特的杯子用做自己的。

“他怎么逃脱的，杰克？”就像他告诉莱克特的那样，那不重要。但杰克会预期他问。

克劳福特和史达琳已经舒适地在餐桌周围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他正要被转移到一处更好的地方去，作为提供有关连环杀人狂水牛比尔的信息回报。”

“更好的地方？”威尔不敢置信。“他知道什么，那家伙的姓名和住所？”

当威尔转身去将咖啡舀进过滤器，克拉丽丝开了口。“他告诉我们那杀人狂杀了他的一位病人。他告诉一位参议员——被绑架的女孩的母亲——那杀人狂的名字是路易斯·弗伦德。”



威尔停下手，思考这谜题。接着他轻笑起来。“而他们就陷进去了？”

克拉丽丝瞟一眼克劳福特，不自禁地受到了触动。她听到过许多关于威尔·格拉汉姆的事情。她初次和莱克特谈话时他曾问起过‘杰克·克劳福特的第一位门生’。她只在发现他退出了联邦调查局后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嫌恶。没有什么比轻易放弃的人更让她讨厌的了。

他冲完了咖啡，倒了三杯，将它们递给他的客人。地方警察在确定莱克特不在这里后都消失了。

“他来了这里，来夏威夷。”

“啊，这就是那些游骑兵的理由。”冷漠地，他移过去坐到水槽旁的工作台上。

“他跟踪奇尔顿医生来的这里——记得他吗？”威尔点点头。“他昨晚杀了他，在拉纳岛的一个旅馆房间里。”

威尔没有反应。他真地不知道一个适当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奇尔顿，就他回忆，是个混蛋。没谁该当承受莱克特的愠怒，但他无法让自己有限的同情延伸到奇尔顿身上。

“你见过他吗，威尔？”杰克突然问他，毫无来由的。克拉丽丝瞟了他一眼，为这个问题而困惑。

“谁我见过吗？”

“莱克特。”

威尔不敢置信地瞪着他。“你真地认为如果他来拜访过我我还会坐在这里？我会脸朝下漂在水里的，杰克，如果我还幸运的话。”

“我不认为你会。”

“长官？”无论在与他会面以前她对格拉汉姆初始的嫌恶怎么样，她读得出他身上的恐惧，因而无法确定指控他藏匿对他做出这种事的人能把他们引导到哪儿去。也不知这从何而来。

克劳福特没理她。

“我去过滨海小屋，我找到了你的日记，你留给莫莉的那本。”

威尔的眼睛瞪大了。“而你就读了？耶稣啊，杰克，你就没有更好的事



情去消磨你的时间吗？你就没有一点道德感吗？”

克劳福特放下杯子站起身，绕过桌子。“道德感？你和那个疯狂的杂种搅在一起而你问我我是否有道德感？”

克拉丽丝的眼睛瞪大了。搅在一起？他说‘搅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视线化冰，威尔盯着那个他一度认作朋友的男人。“你凭什么质问我的个人生活，杰克？你除了利用我什么也没做过。”

“你以为他做了什么？”

“我不会向你解释我们。”

‘我们’？史达琳从她的上司看向这个她意识到她一点儿也不了解的男人。“我们？”她无法自禁地问出了声。

没把眼睛从威尔强硬的视线上移开，克劳福特解释道，“威尔和莱克特是情人，不是吗，威尔？但接着你发现了他可怕的秘密，于是他几乎杀了你。没有懊悔。没有感伤。莱克特唯一在乎的只有他自己。他对你从来没有任何感情的，威尔，你在蒙蔽自己而我想你依然在那么做。”

叫他自己和克拉丽丝都惊奇的，威尔没有愤怒地爆发。他坐着，啜饮着他的咖啡，回忆起他在爱人怀中度过的下午。当他们站在甲板上时莱克特没有理由对他撒谎。他大可以杀了他，而坦白地说威尔不会真地很在意。

“说完了？”克劳福特没有退缩，而是紧锁着那冰冷的视线。“莱克特和我曾是情人，在他试图杀死我之前。故意谋杀对任何关系来说都没有益处，哪怕是最牢固的那种，杰克。我不认为他还有多么喜欢我。再说了，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除了今晚的灯光秀外？”

高声得如同咆哮般地叹息一声，克劳福特一旋脚跟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甲板。威尔注视着他离开。

“他伤你有多重？”

他微微偏头打量史达琳探员。“他切进我的腹部划上我的大肠。我在医院里待了五个月，在加护病房里待了两个月。”

“然而尽管如此，你还是在道拉海德的案子时去见了他三次？”

威尔点点头。“第一次是杰克说服我去的。莱克特在铁窗后，他能对我



造成什么危害？”

克拉丽丝露出一个悲伤的、了解的微笑。“没有造成什么区别，不是吗？他依然触及了你，进入了你的头脑，让你相信……”她停下了。威尔皱皱眉，听出了那几乎是向往的语调。她曾在精神病院和莱克特说过话，他突然意识到。

“你花了许多时间与他在一起吗？”

她摇摇头。“不。我在精神病院见过他三次，在田纳西他逃脱前见过一次。他在水牛比尔其实是谁这点上对其他所有人撒了谎，但他对我说了实话。”

“你抓住了那家伙？”

她露齿一笑，一时间很自豪。“当然。”但那很快消退了。“但是莱克特杀了两位警卫、三位医护人员和一位旅游者来达成他的逃脱。”

威尔自此移开了视线，感觉更多的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你没事吧？”她自座位上半起身。“我很抱歉，我没想让你难受。”

“不，那是……那没什么。”他用手背抹去眼里的湿意。“我常哭。脑子里因道拉海德留给我的枪伤而微弱的化学不平衡。”

“你经受过艰难的时光。”

“不比大多数人更艰难。”这是个谎言，但他坚定的相信。

一分钟左右里他们沉默地坐着，接着克拉丽丝低语，“他来过这儿，不是吗？”

威尔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点头。“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抵达时你的反应。没有意外，没有震惊，没有害怕。你问了正确的问题，但只是摆摆姿态而已。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今天早晨。他在集市里看到我，并跟踪我到了这里。”他注视着她又一次半站起身，于是摇摇他的头。“他早就走了。”

她点点头，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一天里有数量惊人的航班飞离夏威夷主岛。莱克特领先他们数小时。

“他伤害了你吗？”

“没有。”

“他告诉过你他要去什么地方吗？”

“没有。”

这一次她无法确定他是否在撒谎。但她不想去问。她不想知道。她坚持认为他不会来找她。

“现在你会做什么？”

威尔注视着她，研究着她，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



当杰克跟在克拉丽丝身后步下自由精神号时，他转过身来。

“他是毒药，威尔。”

“我想我是免疫的。”

克拉丽丝·史达琳和杰克·克劳福特在他们抵达后不到一小时离去了。当地的警察没有发现任何其它莱克特的痕迹，尽管一位机场的清洁工认为她记得他曾为她把着门。她无法记起那是什么时候，只记得是今天。

当他们登上去华盛顿的飞机时，克劳福特告诉史达琳，“威尔知道莱克特去了哪里。”

“就算他知道，他也不会告诉我们的，长官。”

“我该把他抓起来的。”史达琳盯着他，直至他会上她不赞同的蹙眉。“我知道，我不会的。”

*

两个月后

步入拉纳岛最主要的商店的阴凉里，威尔将他的太阳镜推上他的头发。

“早上好，卢。”

柜台后深色皮肤的大块头男人抬起眼睛，裂嘴一笑。“嗨，威尔。好久不见了。”

“我需要在海洋里待上一段。”

“我看得出来。”转过身，卢从他身后的一个架子里拿出一封信。“我为你保留了一些邮件。它是上周到的。”

威尔接过它，一看到那笔迹便知道那是从谁那里来的。“谢谢。”

“还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不。或许稍后。谢谢你，卢。”

威尔晕晕然地走过回到码头的短短距离，低头凝视着他手中纯白色的高级信封。

在自由精神号的船舱里坐下，他裁开封口，抽出厚厚的一张高级A4信纸。



这里是如此美丽的地方,我感觉到一种与某个人分享它的需要。我们在一起总是愉快的,我亲爱的威尔。我们能再一次享受彼此为伴的乐趣吗?

如果你乐意的话,在任何一月的第五天中午顺着波塔罗萨大街散步,只要我还安全我就会去找你的。

那一晚,那之前所发生的,我爱过你,威尔。我依然爱你。

永远是你的,
汉尼拔·莱克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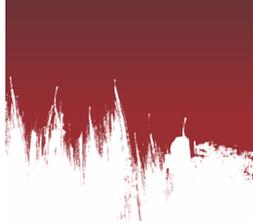
自顾微笑着,威尔从炉子后面取出火柴,点燃一根,将纸放到火焰上尽可能的久,直至只有灰烬残留。

佛罗伦萨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诱人。

~ 完 ~







毒 药
POSION

策 划：秀秀

LPuhuh

Marga

文字校对：秀秀

封面设计：优雅的熊

标志绘制：优雅的熊

排 版：优雅的熊



随缘居－欧美影视同人版
七周年纪念电子书

<http://www.mtslash.com/>